

又是黄昏

(香港)岑凯伦著



12475 : 909040
< 2219 >

新稿出版 绝无重版

又是黄昏

(香港)岑凯伦 著

徐州师院图书馆



22280498

一九九三年九月·北京

02587 14021

(京)新登字 124 号

又 是 黄 昏

出版： 华艺出版社
印刷： 河南伊川县印刷厂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50 千字
版次：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
印次： 1993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20000 册

书号： ISBN7—80039—853—6/I • 373
定价： 4.60 元

0040007

内容简介

生在香港的方慧婷，天真可爱，美丽善良，十几岁的她青春年华，曾令多少男子寄魂索梦正值人生最辉煌的驿站时，父母却双双离异，单纯的她此时尝到人间的心酸，她的梦与泪交触，她的情总是与仇相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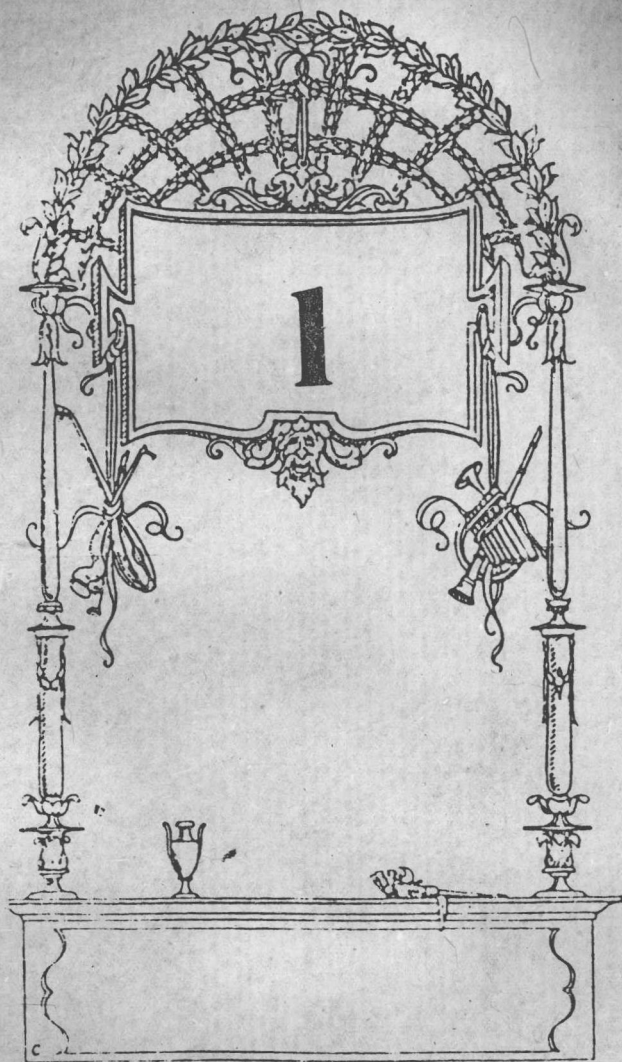
她向往有自己美满幸福的家，以摆脱继父的虐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和他相爱了，并建立了新的家庭，将心爱的妹妹小瑜也从淫威下解脱出来，拉扯成人。

情随事迁由于丈夫的固执和任性，使其夫妻间的感情逐渐淡远，而长大成人的妹妹却同情姐夫心灵的寂寞，毅然投入了姐夫的怀抱。

爱情有时如一道彩虹七彩缤纷，有温情脉脉的爱，也有强悍粗暴的爱，有痴心妄想的爱，也有生死之恋的爱，但命运将促她做出「种抉择呢？

每一个黄昏来得都快，走的也快，但今天的黄昏会过尽，明天的黄昏会降临，然后是后天大后天……

作者依此为主线，以其优美流畅的雄健笔力，对人间爱与被爱，特别是对小瑜的介入，其三人之间的心理作了细腻的描述，痛抒人生世上对恩怨怜爱的万般无奈。文章引人入胜，耐人寻味，是香港女作家岑凯伦女士 93 年最新奉献给读者的一部最佳力作。



校门开了。

一群白衣裙、红皮带的女孩子，像一群翻飞的燕子，吱吱喳喳的涌出来。

“方慧婷，几时到你家玩玩！”雀斑脸嚷着。

方慧婷一扭脖颈，长发轻飘：

“我不欢迎客人！”

雀斑脸脸上的一颗颗雀斑都红了起来，厚厚的近视镜片闪着亮光：

“就那么犹太，怕我去吃光你的好东西！”

编两条长辫子的马宝琴拉拉雀斑脸：“别惹她，她脾气好大，谁都不能上她的家！你是新生，你不晓得，这个人，好神秘！”

方慧婷没回头。

她不用回头也知道她们在背后谈论她。

雀斑脸，如果我像你那样，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我也会请同学来家里玩，我也会好客！

巴士站人挤，她昂着头，谁也不看，谁也不理。

李静怡有自己的汽车来接，陈鸿美带着妹妹，嘻天哈地的上了白牌车，唯独她，置身在红尘滚滚的马路边，仿佛是荒漠中的一个流浪者。

十七岁已经好疲倦了，天天要戴着个面具登场，即使是小丑，也会厌倦表演生涯的。

回到家，不，不能说是家，哪只是一栋属于妈妈和一个男人的房子，而这个男人不是她爸爸。

哪儿还有一大群孩子，她妈妈和这个男人生的孩子，可以吵得她心头冒火，七窍生烟。

妈妈就会忍耐，哪个男人想要个儿子，于是拼命的生，一连生了三个女儿，才有一个男孩，这老幺，是妈妈的宝贝，是哪个男人心上的肉。

她自己算是什么？

寄养在别人屋檐下，能有什么个人地位？更别谈个人尊严了！

不明白当年爸爸和妈妈为什么要离婚，大人总是有理由的，这些理由孩子很难了解。

为了她上中学，妈妈受了好多委屈。

“她爸爸付的学费，让她念吧！”妈妈跟哪个男人说。

哪男人在鼻孔里哼气：“付几个钱缴学费有什么了不

起！她住我的、吃我的，不该在我家里帮帮工？”

她怎么不帮工？几个小家伙几乎一半由她带，洗碗、烧饭、上市场，妈妈一双手就忙得过来？

妈妈时时背人劝她：“对他将就点儿吧，说什么他也是你爸爸！”

“他不是我爸爸，他姓陆，我姓方！”

“你跟我嫁过来，他就有权管教你。”

“不是我要来，是你带我来的！”

她妈妈只能叹气。

“你们为什么要离婚？不但我受苦，妹妹也受苦！”她赌气地嚷。

“两个人合不来，没法子。离婚是你爸爸的主意，他爱哪个女人。”

哪个女人！

哼！妈妈有哪个男人，爸爸有哪个女人，大人可以随心所欲，倒霉的是无辜的孩子！

跟爸爸或者跟妈妈都由不得她们，小小的孩子，命运由父母决定。

进了这间屋，她就变得倔强。倔强是她的武器，保护自己。

她是一头刺猬，随时要竖起全身的刺。

她还要筑墙，一块砖一块砖的堆上去。墙能给她安全感，使她和别人隔离。

人是一种很具危险性的动物，她认为。

妹妹不同，妹妹是个小可怜，柔柔弱弱，苍苍白白，永远躲在墙角处，给人打了不还手，给人骂了只会哭。

那天去看妹妹，她穿着一身旧衣裳，衬衣短到肚脐眼，西裤在小腿上。

那是三四年前的，她看得出。妹妹长大了，新妈妈不给她新衣服。

“妹妹，等我毕了业，找到工作，我给你买套顶好漂亮的娃娃装！”

妹妹闪着两只黑眼睛，闪得她心好痛。

真想抱住妹妹哭一场，哭自己的不幸，哭妹妹的不幸。

然而，她只是那么懂事地拍妹妹的头发：

“真的，小瑜，我会给你买顶好的衣服，顶好的东西！”

她只有这个妹妹，她好爱这个妹妹。

小瑜举起手擦眼泪，她看见小瑜手臂上的瘀痕。

“她又打你？”

小瑜点点头。

“哼，哪个恶毒的女人！”

爸爸宠哪女人，不会为女儿说句公道话的。

而且哪女人有儿子。

好像天下间的父母都爱儿子！

所以她也恨爸爸。可怜妈妈，怨妈妈，但恨爸爸。

晚上躺在哪又硬又细的板床上，念头转过几百次：跟

妹妹一起跑掉，跑得远远的，不要见哪个男人，不要见哪个女人，也不要见爸爸和妈妈！

可是，她们怎么跑得了？

她十七，小瑜才十二。

门铃叮叮响，又猛又急。

哪个男人回来了，永远是这么大模大样。

就看不惯妈妈哪种低声下气的样子，有时在心里恨恨地骂：日本女人、韩国女人都没有你这么犯贱！

“几时开饭？”他把两条胖腿往几上一搁，眼睛向慧婷翻了翻。

“快了！”妈妈代她答，一边为他脱皮鞋。

真想拿哪双臭皮鞋朝他脸上扔过去：你算什么东西！

她只是咬咬牙，进厨房去。

“你就不管管她，千金小姐似的架子！”她听见哪个男人在她背后数落妈妈。

“年纪还小，不懂事，再大一点就好了。”妈妈声音软软的。

“还小？十七八了！成天在这里吃闲饭！我就看不惯光吃不做的人！”

饭菜摆在桌子上，她不想吃。

“妈，我出去一会！”她只朝她妈妈看。

“不吃饭？”妈妈抬起头，眼神好忧愁。

“你还怕她会饿坏？她饿了自己不会吃这吃哪？有的是零用钱，你就会从零用里省下来给她！”哪男人含着一块猪

肉，恶狠狠地。

她走出去，砰的关上门。

零用钱？谁给她零用钱？爸爸只负责她的学费，妈妈一个钱都用在哪个家上面，而哪个家根本没她的份。

百无聊赖地走着，几个阿飞走过，冲向她咧开大黄牙。

“禽兽！”她在心里咒骂。

然后她上了电车。

还是去看看小瑜吧，昨天接到她的电话，又是一串哭声。

可怜的妹妹！

到了跑马地，找到哪座大厦，吸口气，按了电梯的掣。

这本来应该是她的家，现在这里面住着另一个女人，这个家也没她的份。

佣人开门，哪女人在里面尖着嗓子问：

“是谁？”

“陆家的女孩。”佣人说。

慧婷咬着嘴唇更正：“我姓方。”

哪女人披着晨袍，已过了黄昏了，还是一脸脂粉。

也许爸爸爱的就是这些红黄蓝绿的色彩，也许爱的就是这一份晨袍半敞、似睡非睡的风情。

“来干什么？”

“找小瑜。”

“无事最好少来!”

“小瑜!”慧婷不理她,大声叫。

“谁在大呼小叫?”爸爸出来了,手上抱着他的继承“方氏基业”的魔里驹。

“爸爸!”她勉强叫一声。

“上星期才给了你,又来拿学费?”声音里透着七分厌烦。

“不,我找小瑜。”

“她在里面。”

慧婷走进来,很精致的洋房,小瑜却被安置在最不精致的地方——储物室改成的睡房,四十方英尺,只有一面向北的小窗。

每次进来,都觉得这小房像监狱,小窗装得哪么高,又有铁板,矮小的小瑜,要站在椅子上才能看一看窗外的世界。

房里灯光不足,小小的脑袋埋在象征式的书桌上。

“小瑜!”

她抬起脸,呆了一阵,然后流过一层灿烂的光采。十二岁的女孩脸颊上应有的哪份光采。

“姊姊!”

“吃了饭没有?”

她重新埋下头去,不回答。

“这么晚了,还没吃?”

“我没得吃。”头依旧埋着。

“为什么?”

“妈说我把弟弟弄哭了，罚我。”

“你弄哭了他没有?”

“没有。他自己踩不动三轮车，发脾气，我给他推，他又不肯。”

“哼，只有她的儿子才是人!”

慧婷站起身，蹬蹬蹬的走出去。

“姊姊!”小瑜在后面追。

“我去跟他们讲理!”

“姊姊，我怕!”

“没什么好怕的，你愈怕事，人家愈欺负你!”

“姊姊，你走了，她会打我!”

“你还手啊!”

厅子里，欢乐在流动：忘形的爸爸，风情万种的女人，健康活泼的小男孩。

慧婷站在通道处，小瑜拉着她，这屋子是他们的天下，容不下她，也容不下小瑜。

“爸爸!”她叫。

他回转头，欢笑消失了，代替了的是一份逼人的冷漠。

“什么事?”

“小瑜没饭吃，你们却玩得这么开心!”

“她应该受罚。”他说得理所当然。

“她还是孩子，就是犯了小过失，也不该让她饿肚

子。”

“那么，看来是我错了！”哪女人嘴角微翘，她属于哪种一嗔一喜都是韵味的女人，男人就是喜欢这一套！

“不管谁对谁错，小瑜应该有饭吃！她要做功课，明天要上学，要她饿肚子，太不人道！”慧婷辩着。

“啧啧，你这个女儿可真厉害啊！”她眼角向爸爸一瞟，扭扭身子：“要是她来了这里，她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爸爸瞪着她，镜片后有两股寒光：“滚回那姓陆的屋子去，别在这里放肆，这里没你说话的余地！”

慧婷光火了：“可是，你是我爸爸，小瑜是我妹妹！”

“你跟了姓陆的，就不能管方家的事，滚回去！”

慧婷走前几步：“小瑜能不能吃饭？”

“由她妈妈拿主意，小瑜归她管教！”

“她不是小瑜的妈妈，做妈妈的人不会这么狠心！”

那女人手往方正肩上一搭，委委屈屈的：“我早说过我不会做后娘！”

方正一跳起身，盯着慧婷，然后大耳刮子扫到她脸上，很清脆的一声啪。

慧婷掩着脸颊，恨意从她眼瞳里射出，像两枝利箭：

“好，你打我！从今天起，我不会再当你是爸爸！”

“早就没要你当！”

“小瑜，听我的话，谁都不用怕，只要你自己有道理！这些人，都没人性，是禽兽！”

小瑜哭了。她走出门口，没回头。

街上仍然好热闹，这小岛上，有多少个像她这样没爹也没娘的孩子？

大家不管，人人都死命去抓住眼前的快乐，没人有空去关心别人。

圣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得靠灵性真理。

可是，大家只是拼命去追求物质，以有涯之生去填充无穷的欲望。于是，产生了怨恨，产生了敌意，产生了排挤，产生了践踏。

也许人类世界应该再来一次洪水，让应该毁灭的统统毁灭！

至少人也应该仿效旅鼠，一群群的从悬崖上跳下大海，使地球减少挤迫，减少仇恨！

到了那幢房子，就是不想进去。

屋不是家，家应该完整，有温暖，有爱。

回去时已十一点，不抬头也接触到叔叔那充满憎厌的眼光：“看你的女儿还像不像学生，深更半夜到处跑！”

她妈妈小声嘘她：“别回嘴，厨房里有饭菜留着，热一热就可以吃了！”

她没吃。

房间里有两张床，单人床是她的，大床横七竖八地躺着那三个有她妈妈一半血统的小女孩。

她没脱衣服，上了床，厅子里响着女歌星腻腻的嗓子：“恨你又想你，想你又恨你……”

那男人大概咧着金牙在笑，那个她叫他“叔叔”的男人！